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伟大的公民

〔苏〕 布 列 伊 曼
波 尔 申 佐 夫 著
艾 尔 姆 列 尔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伟 大 的 公 民

〔苏〕布 列 伊 曼
波 尔 申 佐 夫 著
艾 尔 姆 列 尔

吴 心 田 译
陈 渴 校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79 北 京

М. ВЛЕЙМАН М. БОЛЬШИНЦОВ Ф. ЭРМЛЕР

ВЕЛИКИЙ ГРАЖДАНИН

译自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内 容 说 明

《伟大的公民》（上下集）是早期的苏联电影杰出作品之一。影片于1938年—1939年完成。它以优秀的党的领导者、平凡而又伟大的公民沙霍夫为中心形象，通过他的活动，描写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成功之后，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同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尖锐的斗争的故事。

伟 大 的 公 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frac{1}{4}$ 插页2 字数：119,000字

1979年4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统一书号：10061·293

定价：0.52元

上 集

1925年

烟雾腾腾的工厂车间里挤满了工人，人们拥在过道里，有的站在木板上，有的攀着起重机，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演讲者，不放过他的每一句话。

彼得·沙霍夫站在车间当中人群的高处，一只手扶着车床的机身。

“同志们！革命还在继续进行，斗争正采取新的方式。在这个斗争中，杜鲍克和卡茨所提出的联合车床这个天才的合理化建议，是向资本主义堡垒投射的又一颗炮弹，又一颗炸弹。我们的敌人非常明白这点。今天就有人殴打了卡茨。我们都知道，卡茨是‘红色冶金工作者’工厂合理化建议运动的发起人。难道这是平常的殴打，普通的流氓行为吗？不！我们认为殴打卡茨是一种阴谋，是企图用恐怖手段阻挠无产阶级在新经济战线上的前进。”

沙霍夫停顿了一下……突然，有一个声音打破了寂静：

“过去老板为几个子儿叫工人卖命！现在挥挥手，就把两百个工人赶到街上去，这不是开玩笑吗！”

愤怒的声音充满了整个车间：

“住嘴！是你自己错啦！挑拨者！”

杜罗诺夫，一个满身油渍、身体结实的工人，没想到自己这几句话会引起这样的效果。他左右观看，好像要狠狠地反驳一下……可是沙霍夫的声音阻止了他：

“杜罗诺夫同志！裁减两百个工人是痛苦的，沉重的。可是，同志们，对我们——工厂的主人们来说，更痛苦更沉重的，是关闭我们的工厂。要是把这些制造拖拉机的车间，都改制打火机，那简直是犯罪。我相信，‘红色冶金工作者’全体光荣的成员都能像一个人一样，一致回答：‘对，我们一定要展开合理化建议运动，我们一定要把车床合起来，我们一定要为苏维埃的拖拉机而斗争！’同志们，说不定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开端，也会像列宁描写过的第一批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样，被记载在史册上。”

湿漉漉的车站月台上，充满着紧张的气氛。火车缓缓驶入车站。

在国际列车车厢的窗口出现了党的省委书记阿力克西·卡尔达萧夫。

“阿力克西！”

“阿力克西·得弥特列维奇！”一群人急忙向开着门

的车厢走去。

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

卡尔达萧夫走出车厢，愉快地跟大家握手，并和妻子奥耳迦拥抱。

他身旁站着一个红褐色头发的年轻人，很感兴趣地看着这个热闹的欢迎场面。卡尔达萧夫忽然想起了：

“哦！”他把这个年轻人推向前面，说：“请大家多多照顾。这位是从列宁格勒来的毕里雅捷夫同志。他是派到我们这里来工作的。”

当毕里雅捷夫同大家握手的时候，卡尔达萧夫向周围看了一遍。这是肥胖、秃顶的报馆编辑格拉脱基赫；这是干瘪、阴郁的省委会组织部部长伯劳夫斯基；这是奥耳迦……

“彼得在哪儿？沙霍夫在哪儿？沙霍夫为什么没来？”卡尔达萧夫问。

伯劳夫斯基隐隐地带着刻毒的微笑。

“沙霍夫在‘红色冶金工作者’工厂呢。由于他的冒失，那儿发生了不幸，可他……”伯劳夫斯基好像无意间插嘴说道。

“不幸？什么不幸？”卡尔达萧夫惊愕地打断了他的话。

火车的汽笛声。火车驶去，逐渐加快了速度。

在苏维埃大厦卡尔达萧夫的书房里，光线昏暗，窗帘低垂。满屋子乱放着零星的东西。椅子上放着打开了的手提箱。烟雾弥漫。

卡尔达萧夫抽着香烟，半躺在宽大的沙发床上。隔壁的饭厅里，有哄笑声和说话声。

“是啊！成问题！”伯劳夫斯基坐在卡尔达萧夫身旁，叹气说。

“归根结底，难道问题在我们这边吗？”卡尔达萧夫喷着烟圈儿问道。“‘他们’认为我们再没有用处了，可是他们忘了，我们的命运是和革命的命运相联系的，是不可分离的。”

“那又怎么样呢？”伯劳夫斯基气愤地问，“去斗争吗？”

“斗争！……谈得多干脆利落，斗争！”卡尔达萧夫若有所思地说。“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们所处地位的两重性。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这个政策再执行下去。你要知道，这简直是一切从头开始！又要造成一个饥饿和贫困的俄罗斯。”他急躁地将枕头掷到一旁。“可是另一方面，关于这些，在领导权尚未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公开地告诉人民。你要记住……怎么说呢，对了：‘沉默，隐蔽，掩饰。’否则会挨石子的。……”

门外有大笑声和说话声。伯劳夫斯基木然坐在那里。

“我亲爱的伯劳夫斯基，”卡尔达萧夫悄悄地、意味

深长地说，“古代的人不比我们这些罪人差，他们懂得军事上只凭勇敢究竟有多大价值，在他们看来，足智多谋的乌利斯^①并不比阿喀琉斯或赫克托这些大英雄有何逊色。”

“可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伯劳夫斯基突然问。

“你是说？……”

“希腊人利用木马攻破了固若金汤的特洛伊城^②。”

卡尔达萧夫跑近伯劳夫斯基，兴奋地接着说：

“关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个驯良的老木马里！”他放低了声音。“策略！新的策略！我根本没有带来新的东西。用他们的口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懂了吗？”

“很遗憾！”伯劳夫斯基突然说。

“什么？”卡尔达萧夫茫然地看着他。

“没有什么！”伯劳夫斯基微笑着。“我说——很遗憾——我怎么先没有想到这个。真有意思。”

“你真是个莫名其妙的人，雪尔盖·华西列维奇，”卡尔达萧夫用不满的声调说。

在隔壁房间里，沙霍夫的母亲茜洛非玛·华西列夫娜

① 乌利斯是希腊古代足智多谋的勇士。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是希腊古代勇敢善战的英雄。均系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人物。

② 特洛伊是希腊的一座古城名，四周环绕着堡垒，固若金汤，有不下城之名。乌利斯利用木马，内藏军士，里应外合，攻破此城。

和报馆编辑格拉脱基赫坐在茶桌旁。小别嘉坐在高凳上，摇晃着两条腿。奥耳迦在倒茶。

格拉脱基赫像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等大家停止了笑声，继续说：

“那个时候拉比诺维奇问他：‘你在桥上干什么呢？’”

大家都笑了。但是格拉脱基赫还来不及说完他的笑话，就听见前室传来的门响声。有人在脚垫子上擦着鞋底。

“大概是他，”格拉脱基赫小声地说。“嘘，不要响！”

彼得·沙霍夫走进了房间。接待他的是一片死寂，连那个小别嘉也不说话。

沙霍夫看看围坐在桌旁的人，失望地问道：

“还没有到吗？”他心烦意乱，没有注意到在座的人捉弄他的目光，就走到桌旁，心不在焉地问茜洛菲玛·华西列夫娜：“妈，没有人找我吗？”

茜洛菲玛·华西列夫娜转过身去。格拉脱基赫高兴得脸上发光。可是沙霍夫怀疑地看了看他，忽然猜到了：

“啊啊！你们在捣什么鬼？”

一片寂静。只有小别嘉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

沙霍夫从格拉脱基赫的手里夺过了糖浆罐，把糖浆抹在面包上，讽刺说：

“有史以来，格拉脱基赫在苏维埃大厦不说话还是第一

次呢！唔，好吧，你不说就让我来说说我对你的看法吧。但愿你不争辩。”从沙霍夫的声调听起来，很难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正经话。“关于杜鲍克和卡茨的事，你一个字儿也没有登。单凭这点就可以证明不但你的头顶上是光秃秃的，连你的脑袋里也是空洞洞的！”

“我没有材料呀，”格拉脱基赫憋不住了。

“住嘴。既然你是被雇来装哑巴的，你就别作声！”

沙霍夫很严厉地制止他。

大家都笑了。

“你给我一篇好文章，明天我就登出来，”格拉脱基赫着急地说。

“住嘴，”沙霍夫严肃地说。“大家都听着——我一定写！夜里不睡觉，我也一定要写出来！但是，如果再不刊登，你就试试……”

沙霍夫把脸板得这样可怕，使得小别嘉高兴地叫起来。大家都笑了。

伯劳夫斯基伏在书桌上，一本正经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卡尔达萧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你要明白，这不是第十次党代会！”卡尔达萧夫说。“没有什么单独的政纲，也没有任何的计划。党代会应该变成我们的。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得到多数。所以我希望你能严肃地对待这个任务。要动员，要准备，要使代

表团一致，固若磐石。你懂吗？固若磐石！”他重复着他很欣赏的这句话。

“就是因为这点，”伯劳夫斯基平静地插嘴说，“我再说一遍：你对沙霍夫的估计太低了。”

“那你要怎么样呢？我早就说过了，我自己来对付沙霍夫。”

“好！”伯劳夫斯基勉强同意了，翻着他自己的笔记。

“那么，我把那些书记撤职，派他们去学习……”

“你要利用毕里雅捷夫，”卡尔达萧夫提示着，“一个出色的工作人员！”

“我想派他到‘红色冶金工作者’工厂去接柯列斯尼柯夫的位置。”

“你真是死心眼，”卡尔达萧夫冒火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要等一等！我还没有跟沙霍夫谈过呢。”

从饭厅里传来一阵哄笑，可以听出其中有沙霍夫的欢笑声。

“他！……”卡尔达萧夫嘟囔着，向门走去。

温和而愉快的卡尔达萧夫和一向矜持的伯劳夫斯基走进了饭厅。

“可来啦！你们这帮鬼东西，原来如此！”沙霍夫说着跳了起来，一面用拳头在格拉脱基赫面前挥动一下，

“干吗要瞒我？等了你六天啦。”

“我看见你们是怎样等我来的，”卡尔达萧夫开玩笑

说，“你连火车站都没有来。”

“对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讲。

“和沙霍夫绝交！”

沙霍夫和伯劳夫斯基握手，伯劳夫斯基略带挖苦地问道：

“喂，你的爱迪生好吗？”

“谢谢你，”沙霍夫冷笑回答，“他正在为你准备电鞭子呢。”

沙霍夫不待伯劳夫斯基领悟这句话，便抓住卡尔达萧夫的肩膀，转向书房里去了。

“总得让我跟大家谈谈呀！”卡尔达萧夫假装着反抗的样子。但是沙霍夫把他推进了书房，关上了门，让卡尔达萧夫坐在椅子上。

他们默默地相视而笑。

“你瘦了，”卡尔达萧夫和蔼地说。

“让他瘦去罢！我们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沙霍夫热烈地开始谈话了，可是马上想起一件事情，“得啦，这个往后再说。莫斯科怎么样？中央委员会怎么样？看见了谁？”

“莫斯科怎么样？莫斯科还是那个老样。人们在筹备开党代会。”

“中央委员会由谁做报告？”

“大概是斯大林。”

“啊，”沙霍夫很满意地点着头。“指示了些什么方针呢？”

“方针只有一个——统一。无论如何要求党的统一。”

“你简直是在背诵提纲，”沙霍夫笑着说。

“你用不着笑，”卡尔达萧夫讽刺地回答，“应该了解 and 体会到这一点，尤其是你！”

“你瞧！”沙霍夫向后仰靠在安乐椅背上，“刚来就训人！”

“你还不该挨训吗！我不在这儿你干了些什么？争吵，打架？”卡尔达萧夫用和善的音调说。

“啊，啊！”沙霍夫猜着了。“原来如此，已经有人报告你了！”沙霍夫毫不留情地说，“只有像你的伯劳夫斯基一样的老白痴才不能理解卡茨和杜鲍克的建议所产生的效果。阿力克西，你知道，工厂在恢复，我们将要着手制造拖拉机。对的，对的！你不用笑，我可以用数目字来证明……可是伯劳夫斯基却叽叽咕咕，说是沙霍夫在分裂工人阶级。他被一群流氓吓倒了！”

“可是在这些流氓里也有党员，”卡尔达萧夫抢着说。

“谁？是杜罗诺夫吗？应该把他的党证收回。”

“那么你也把我的党证收回去吧！”卡尔达萧夫急躁地跳了起来。

客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奥耳迦在送着茜洛菲玛·华西列夫娜。

“把彼得赶回家，不然他会跟你的丈夫坐到天亮的，”老太太把手一挥就走了。

奥耳迦走到桌子旁，不知为什么把茶杯重新摆一摆好，于是毅然向他丈夫的书房走去。

她看到了一幅奇怪的场面：卡尔达萧夫背对着沙霍夫，站在窗口，痉挛地揉着窗帘，弄得莫名其妙的沙霍夫窘迫地站在桌旁。

“我很痛心，为什么就在今天，你不愿意了解我，”卡尔达萧夫眼看着窗外，平静地结束了谈话。

“吵嘴啦？”奥耳迦用责备的口气问。

卡尔达萧夫迅速地、忙乱地转过身来，装着笑说：

“啊，奥耳迦！我要洗澡，预备好了吗？”

“洗澡？”奥耳迦惊讶地说，“大概预备好了。”

“我就去！就去！”卡尔达萧夫从椅子背上拉下了毛巾，匆忙地向房门走去。

“阿力克西·得弥特列维奇，明天组织委员会要开会，”沙霍夫阻止他说。

“很好，很好！”卡尔达萧夫答非所问地应了一声，走出门外去了。

“奥耳迦，阿力克西是怎么回事？”沙霍夫低声问她。

“你也注意到了？”她很惊慌地打断了他的话。“他很神经过敏，说的又晦涩。像是暗示，谜语……”

“妈妈！”别嘉在门外叫着。

房里只留下沙霍夫一个人，他沉吟着走到电话机旁：

“9945号……是格拉脱基赫吗？我是沙霍夫，隔两个钟头我就把论文送去。正好吗？好吧。”他把话筒放好，就向门口走去。“祝卡尔达萧夫全家晚安！”

阿力克西、奥耳迦和别嘉同时回答着：

“晚安！”

寂静。屋内无人。烟碟里还有烟蒂在冒烟。

卡尔达萧夫很快地走进书房来，慌张地拿起了电话话筒：

“57号！是伯劳夫斯基吗？……我跟沙霍夫谈过了。你是对的……我不行呀，请你自己办罢。明天我不到组织委员会去了。”

在省委会的组织委员会议事日程中，有一项关于“红色冶金工作者”工厂合理化建议的问题。

在伯劳夫斯基的组织部的秘书室里，柯列斯尼柯夫、杜鲍克和“红色冶金工作者”工厂车间主任尤金围坐在圆桌旁。

杜鲍克一口气喝完一杯水，戴上了眼镜，又拿了下來。他在一张大纸上写着什么新的意见，从他的神色上看来，这意见好像很重要。

“杜鲍克，我恳求你，讲得扼要些。你又在那里顾虑了吧……”柯列斯尼柯夫担心地说。

杜鲍克一想到将要上台演讲，便死板着脸。柯列斯尼柯夫了解他的心情，宽慰地拍着他的肩膀：

“心慌吗？没关系，老头儿，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既然彼得·沙霍夫说过……”

“噢，要是现在卡茨能在这儿就好了！”杜鲍克忧愁地回答说。

有人急匆匆地跑进来，连连喘气，问道：

“怎么？已经开始了吗？”

“我们恭候着你呢，”柯列斯尼柯夫挖苦地回答着，转过身来跟刚走进来的“红色冶金工作者”工厂厂长，故意打趣。但是厂长一脸严肃，他把一张报纸展示给他们，用古怪的声音问道：“看过吗？”这一来，三个人都明白是发生了不妙的事情了。

在第一版用大号铅字印着一篇题目叫《痛苦的合理化建议者》的论文。

他们读着，反复地读着。报纸上的文章，表面上好像在支持他们，其实是用挖苦的、吹毛求疵的论调在攻击他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跑向伯劳夫斯基的办公室，可是满脸

倦容的秘书阻挡了他们的道路。

“同志们，你们提的问题已经取消了。”他说着就走向自己的书桌。

沉默了片刻，大家又混乱起来。杜鲍克跺了跺脚，向旁边的圆桌走去。桌上仍旧摆着提纲、计划和用铅笔写满的一张大纸。

杜鲍克愤怒地想把自己的提纲扯掉，可是犹豫了一下，叹着气把纸叠了四下，坚决地塞到口袋里去了……他的脸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好像在说：“我们还要斗争！”

可是一个新的打击又在等待着他们。

“柯列斯尼柯夫，”秘书抬起头来说，“请你填好履历表，上面已经决定送你到高等师范学校去学习了。”

“什么？”

厂长含意深长地叫了一声，战战兢兢地望着秘书，预想马上会叫到他的名字。

“有意思！柯列斯尼柯夫要成为红色教育家！真有意思！”柯列斯尼柯夫嘟囔着说，摊开双手，坐在椅子上。

在伯劳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好像刚刚开过会的样子。烟雾腾腾。烟碟里堆满了烟头，玻璃杯里剩着没有喝完的茶。伯劳夫斯基斜视着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的神经紧张的沙霍夫，同时在整理自己的书桌，按着长短次序把铅笔、文件和簿子放到一旁。……